

On Narrative Arts and Rhetoric Interpretation in *The Story of Mats Israelson*

ZHAO Xiulan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December 31, 2025

Accepted: February 15, 2026

Published: March 31, 2026

To cite this article: ZHAO Xiulan. (2026). On Narrative Arts and Rhetoric Interpretation in *The Story of Mats Israelson*.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6(1), 185–191, DOI: 10.53789/j.1653–0465.2026.0601.021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6.0601.021>

Abstract: Julian Barnes, the great master of British literature, is famous for his pioneering innovation and experiment of novel creation. Researchers have so far focused mostly on the study of the diversified formal aesthetics in his novels, but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his daring formal innovations in his short stories. *The Story of Mats Israelson* shows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the self-reflexive and unnatural narrative of postmodern fiction, which can be regarded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narrative art of Barnes's short stories. The nested narrative structure creatively adopted by Barnes in the short story blurs the boundary between history and reality. The shift of narrative perspective and the three negative forms of narrative (“unnarration”, “disnarration”, and “denarration”) reflect the narrator's manipulation of narrative behaviors and events. The rhetorical functions of these narrative strategies in compiling plots, shaping characters, and highlighting themes influence readers' interpretation of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meaning and ideology contained in the text, and show Barnes's reflection on “Englishness”, philosophical thinking on human nature, and humanistic concern.

Keywords: *The Story of Mats Israelson*; unnarration; disnarration; denarration; rhetoric interpretation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 ZHAO Xiulan holds a doctorate degree i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she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in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Her major research interest lies in contemporary English novels and narratology. Her email address is sallyzhao66@163.com.

《馬茨·伊斯拉埃爾松的故事》中的 三種否定敘事策略及其修辭闡釋

趙秀蘭

西北師範大學

摘要:英國文學大師朱利安·巴恩斯以對文體風格的卓絕的革新實驗著稱。學界多聚焦於其長篇小說中多元變化的形式美學實驗,對其短篇的形式創新關注不夠。短篇小說《馬茨·伊斯拉埃爾松的故事》呈現出明顯的後現代實驗小說的自反性和非自然敘事特征,堪稱巴恩斯短篇小說敘事藝術之典範。該篇創造性地採用的嵌套式敘事結構模糊了歷史與現實的邊界,敘事視角的轉換與三種敘事的否定形式(『未敘述』『未發生』和『否定敘述』)體現出敘述者對敘述行為和事件的操控,這些敘事策略在編製情節、塑造人物與突顯主題方面的修辭功能影響著讀者對文本蘊含的社會文化意義與意識形態的闡釋,展現出作者對『英國性』的反思、對人性的哲理性思考及其人文主義關懷。

關鍵詞:《馬茨·伊斯拉埃爾松的故事》;『未敘述』;『未發生』;『否定敘述』;修辭意義

一、引語

朱利安·巴恩斯因卓絕的小說創作形式革新被稱為『英國文壇變色龍』。學界對巴恩斯先鋒實驗研究集中於長篇小說,對其短篇小說的敘事實驗關注不夠。實際上,巴恩斯的短篇也體現出鮮明的形式實驗,《馬茨·伊斯拉埃爾松的故事》(以下簡稱《馬茨》)(*The Story of Mats Israelson*)就很典型。

《馬茨》出自短篇小說集《檸檬桌子》(*The Lemon Table*, 2004)。作為『小說形式的革新者』(Holmes, 2009: 12),巴恩斯在《檸檬桌子》中再次展開獨特美學實驗。由於巴恩斯曾在訪談中提到該故事集的主題是對抗衰老(Smith, 2004),學界多關注《檸檬桌子》的衰老與死亡主題(Childs, 2011; Hartung, 2015; Oró-Piqueras, 2020),對其敘事美學缺乏研究,這無疑為本研究提供了良好契機。基於此,本文以《馬茨》為例,從『未敘述』『未發生』和『否定敘述』這三種否定敘事策略切入,分析巴恩斯是如何妙用敘事策略來塑造人物、編織情節、深化主題的,藉以透視文本蘊含的深刻思想、社會意義及作家的人文關懷。

二、『未敘述』之事

『未敘述』即熱奈特意義上的省述。由於社會習俗、作者立場、形式規約等方面的『禁忌』,或因缺乏『敘事性』,小說家常省略一些故事世界實際或可能發生的事件。『未敘述之事』以『不在場』的方式凸顯其『在場』(王麗亞,2022:25)。換言之,故事世界實際或可能發生但未出現在話語層的事件具有一定的修辭意義,能從中透視敘述者的立場與文本蘊含的社會文化、道德觀念等。在《馬茨》中,『未敘述』之事揭示了當時的社會歷史語境與主人公的婚姻狀況,為二人暗生情愫做了鋪墊。

首先,巴恩斯通過空間描寫表征故事世界實際發生卻未出現在話語層的事件。《馬茨》在開篇通過某小

鎮教堂外馬廄與教堂內椅子影射英國社會等級森嚴且無人能僭越。教堂前立著一排馬廄，毫無標識，似人皆可用，然它們『只能供當地六位最重要的人士使用』，倘有外鄉人為享美食拴馬在此，很快他就會發現他的馬在湖邊遊蕩(Barnes, 2004: 25)。雖然敘述者未交代是何人所為，但讀者稍加思索便知：小鎮就像一座無形監獄，人人可能是傳統秩序的維護者。倘若有人打破這種秩序，必會得到懲戒—會有人將他拴在馬廄裏的馬放跑。接著，全知敘述者將目光轉向教堂內，長椅的使用權由幾個家族世襲，無論這些家族的後代的德行如何，長椅的使用權一般不會旁落。但在教堂外，『個人道德品質則是評價標準』(Barnes, 2004: 25)。僅此一句就揭示出宗教的偽善，因其無關道德，故無約束力。反倒是教堂外的世俗社會，道德約束著人們的行為、維護著社會秩序。馬廄的使用權便是例證：若某位主人的子嗣品行不端，其馬廄便會易主。鋸木廠老板安德斯勤勞持重、顧念家庭、樂善好施，第四個馬廄便是給他的獎勵。可見，空間描寫不僅為故事提供背景，增加故事的似真性與可信度，也是我們了解社會歷史文化背景，理解人物的思想意識、行為與命運遭際，並做出審美判斷與倫理判斷的重要媒介。儘管巴恩斯描寫空間惜墨如金，讀者仍可從中找到闡釋潛文本的符碼。

其次，作者常省略不具『敘述性』的細枝末節，以增加信息密度，調動讀者的好奇心。例如，有一天安德斯在汽船上邂逅巴貝羅，當晚妻子格特魯德便盤問他們聊了什麼。此時，讀者會心生好奇，他的妻子當時並不在場，何以知曉此事？從妻子譏諷安德斯『森林裏樹木的數量確實多到驚人，不是嗎？』(Barnes, 2004: 29)這句話可推知，安德斯極少與女性搭訕，卻跟巴貝羅聊了很久，引起了人們的關注。此時敘述者用意欲揭示出安德斯的內心活動，從安德斯想說卻沒說出口的話足見他對妻子之不滿。進而推知，安德斯與妻子素來話少，卻對初來乍到的巴貝羅非常熱情，妻子醋性大發，夫妻矛盾激化，為安德斯與巴貝羅互生愛意埋下伏筆。

再次，作者通過『概括敘述』(即講述一次發生了數次的事件)加快敘事進程，典型體現在安德斯練習講故事上。美國修辭性敘事學家詹姆斯·費倫(James Phelan)認為，敘事是『一個人在某場合出於特定目的對某個人講述一個故事』(Phelan, 1996: 8)。安德斯再次在汽船上遇見巴貝羅，因巴貝羅第一次見到安德斯時就說過她愛聽男性給她講他所知道的事，安德斯仿佛找到了知己，熱情地講起與木材生長、運輸和砍伐相關的知識。這些知識枯燥乏味，但巴貝羅卻聽得認真。突然間他們發現有人從岸邊的觀景樓上監視他們，安德斯便講了多年前發生在當地的一個愛情悲劇——馬茨的故事——來緩解尷尬氣氛。該故事是真人真事，巴貝羅卻以為是個傳奇，安德斯將此歸結為他的講述方式不當所致。作者對安德斯的描述揭示出安德斯為人老實、不善言談，只有講到樹木時才會滔滔不絕，他對一切的感知總是與樹木聯繫起來。也許巴貝羅的出現，給他的生活帶來了一下生機。為取悅巴貝羅，激發她的好奇心，安德斯開始揣摩如何講好馬茨的故事，如何將一段塵封的往事講述得條理清晰且不失趣味性，希望僅從講述方式就能讓巴貝羅明白馬茨故事的真實性。安德斯不斷揣摩、反復嘗試，即使晚上躺在熟睡的妻子身邊也在默默練習，希望兩周後他們再相遇時以『簡單、確鑿、真實』的方式講給巴貝羅聽，他甚至連講述的時機與地方都設想好了。但敘述者只描述了其中一天來展現安德斯每天是如何利用工作間隙忙裏偷閒練習講故事、煞費苦心地重新排列事件順序的，以此將主敘述層(全知敘述者敘述安德斯與巴貝羅的愛情故事)與亞敘述層(安德斯給巴貝羅講述馬茨的故事)緊密交織在一起，體現出敘述者對情節編織與敘述機制的操控。這種獨特的嵌套結構，特別是亞敘述層，具有強烈的實驗性、建構性與自反性，表明在巴恩斯看來，所謂『真實』只是語言的建構物，小說『真實』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作家的創作方式。

此外，『未敘述』在概述巴貝羅懷孕後他們二人的變化時最為明顯，敘述者只用幾段文字交代大約二十三年間發生的事，酷似海明威的文風。細心的讀者需要從字裏行間揣摩主人公的心路歷程。安德斯得知巴貝羅懷孕，遺憾他們的愛情故事還沒開始便已結束，便決定關閉心門，他開始酗酒，從此渾渾噩噩地活著，儘管如此，馬茨的故事卻一直縈繞在他的心頭，『從確鑿事實——那些本可作為愛情信物的往事——漸漸蛻變



為某種更模糊也更強大的信念』(Barnes, 2004: 38),支撐著他。從巴貝羅視角來看,懷孕讓她意識到自己的
人生是個悲劇——她再無法與安德斯相處,只能跟丈夫過一輩子。巴貝羅也封閉了內心世界,對安德斯
的愛成為煩瑣的日常生活的唯一慰藉。短篇多次暗示,夫妻間缺乏交流、毫無愛意的婚姻生活是安德斯與巴
貝羅暗生情愫的內在原因,但實際上外部環境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人們散播的『謠言』(即多重視角)是
《馬茨》突顯小鎮人言行群像、揭示社會歷史語境的重要手法。敘述者多次通過『謠言』暗示小鎮儼然是一座
福柯式的『全景敞視監獄』,這裏的生活單調乏味,傳播『謠言』似乎成為這種生活的調味品,連婚外情都能成
為男人們吹噓的資本,而這裏的人們卻是慣於站在道德製高點上評論他人,在他們眼中,安德斯與巴貝羅在
船上相遇、聊天就是一種道德失誤。然而,對兩位主人公的婚姻生活的描寫卻揭示出,相較這種『道德失
誤』,無愛的婚姻無疑更可悲。

可見,『未敘述』既是增加信息密度、加快敘事進程的重要技巧,也是一種修辭策略。『未敘述』之事如
『無聲處』的『驚雷』,影響著我們對人物形象、主題思想、敘述者的價值觀與文本內涵的闡釋。對於文本中的
『未敘述』之事,我們需借助審美直覺和道德直覺,結合歷史語境與文本細節做出相應的審美判斷與倫理
判斷。

三、敘述『未發生』之事

根據普林斯觀點,敘述『未發生』之事指出現在話語層的故事世界可能發生但實際並未發生之事。敘述
『未發生』之事暗示故事發展存在其他可能性,具有重要的修辭闡釋功能(Prince, 1988)。巴恩斯通過切換
『人物有限視角』透視兩位主人公的內在意識,用虛擬式提及故事世界未曾發生之事,表明主人公強烈的內
在願望、焦慮或擔憂,暗示這些願望現實中難以實現。

首先,從巴貝羅的視角,巴恩斯揭示出遇到安德斯讓巴貝羅意識到自己對婚姻的不滿,而懷孕更讓她確
信自己愛上了安德斯。兩個孩子出生後,巴貝羅和她的丈夫非常寵愛孩子,她『也許該知足了』(Barnes,
2004: 35),但事實卻非如此。自從發現自己懷孕,巴貝羅就開始冷落丈夫,時常背著他看一些纏綿悱惻的
愛情小說。儘管她明白人無法掌控自己的命運,她與安德斯註定有緣無分,仍難以抑製對安德斯的思念,心
中常抱怨安德斯沒能早點明白她的心意。敘述者採用虛擬式揭示出巴貝羅的內心世界:『若他能在我之前讀
懂我的心意該多好。我從不輕易向他人這般袒露心扉』……『他怎麼就沒讀懂呢?』(Barnes, 2004: 36)孕吐
時,她只覺得『此刻托住她額頭的那雙手,屬於一個錯誤的人』(Barnes, 2004: 36)。可見,巴貝羅愛安德斯,
希望她的人生伴侶是安德斯而不是自己的丈夫。盡管如此,為保全名聲,她避免單獨見安德斯,因為哪怕
是在教堂裏遠遠看到他時,她都會『想象著他就在自己身邊耳語』(Barnes, 2004: 36)。痛苦的巴貝羅將自
己的內心封閉起來,就像密封罐頭一樣,加蓋上日期。她甚至害怕自己的女兒長大後會愛上安德斯的兒子,因
為在愛而不得的巴貝羅看來,這『應該是最殘酷的懲罰了』(Barnes, 2004: 38)。二十三年後,巴貝羅
接到罹患癌癥的安德斯的來信,請她去醫院看看他,她猜到安德斯一定是不久於人世,想要給她說臨終遺
言,否則他沒道理聯系她。倘若不是,『早在孩子們長大成家,她和阿克塞爾的婚姻名存實亡時,他就該試著
聯系她的』(Barnes, 2004: 40)。不難看出,巴貝羅知道安德斯愛她,一直在等他表白,但又害怕這種愛情會
敗壞自己多年來努力維護的好名聲。敘述者在揭示巴貝羅想見安德斯時的堅決態度的同時,暗示出她的內
在矛盾性。前往醫院途中,她一直忐忑不安,要是有人無意間碰一下她、看她一眼,她就會解釋此行的目的
與她的品行。『「我要去見一個彌留之際的朋友。」她估計會這麼說』(Barnes, 2004: 40)。然而,所有這些實
際並未發生,只是巴貝羅的想象而已。

其次,從安德斯的視角,作者揭示出巴貝羅的出現讓安德斯找到了生活目標,不再靠『做白日夢』來維持

對生活的熱情。得知巴貝羅懷孕,安德斯決定關閉心門。他希望巴貝羅也愛著他,但『果真如此的話,他意識到從現在開始,她的人生將不再會有任何變化,他自己也同樣如此』(Barnes, 2004: 35)。由於無法單獨相見,安德斯經常想象巴貝羅就在身旁,而他則在輕聲細語地講他知道的事情給她聽。與愛情擦肩而過讓安德斯的生活失去了意義,給巴貝羅講馬茨的故事成為他活下去的唯一信念。他時常想,如果巴貝羅當初對他說想去斯德哥爾摩或威尼斯,『他便會不顧一切,買好第二天早上的火車票,跟她製造一樁醜聞』(Barnes, 2004: 38)。然而,以上種種只是安德斯的想象。安德斯與巴貝羅深愛著彼此,但他們不想因此身敗名裂,不會做私奔這種違背倫理道德的事情。

事實上,儘管小鎮上的人們都以為安德斯與巴貝羅是情人,但實際上他們二人之間並無任何逾矩行為,只是默默地愛著彼此。二十三年後,看著巴貝羅的回信,安德斯仿佛得到了情人甜蜜的吻一般,『有那麼一瞬間,他的腦海裏浮現出那些他本可能從她那裏收到的信箋』(Barnes, 2004: 39)。這是巴貝羅第一次寫信給他,但安德斯已經在想象巴貝羅會給他寫很多信。這意味著安德斯對自己的身體狀況非常樂觀,認為只要他能確定巴貝羅也愛他,他便可長命百歲。兩位有情人終於見面了,巴貝羅期待著安德斯向她表白,而安德斯也想要說出心裏話,『他想說他愛她,他一直愛著她,他大部分時間——不對,是每時每刻——都在想她』(Barnes, 2004: 43)。為此安德斯做了充分準備,一開始他想完美地講一遍馬茨的故事,這樣巴貝羅就會明白他的用意。接著他又開始擔心也許巴貝羅早忘了這個陪伴他這麼多年的故事。但無論如何,安德斯都不想告訴巴貝羅自己得了癌癥,因為他不想她因同情而違心地說愛他。因此,他叮囑護士不要向巴貝羅透露他身體的實際狀況,他讓護士幫自己刮胡子理發,以掩飾自己的憔悴,還把那只殘疾的手藏在床單下。他看出巴貝羅非常緊張,就寬慰她說自己不會死。安德斯用情之深顯而易見。然而,事情並未按照安德斯計劃好的那樣進行,由於誤會,他並沒有說出他想要說的那番話。

顯然,『未發生』之事揭示出兩位主人公對自己婚姻的不滿以及他們對彼此的真摯感情,令人物形象更加豐滿,讓故事更加真實可信。短篇多次提到人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就像巴貝羅常常哀嘆的那樣,人就像拴在馬廄中的馬,即便廄位沒有標記,『也對各自的位置彼此了然。一切都是命中註定』(Barnes, 2004: 36)。儘管安德斯與巴貝羅深愛彼此,但囿於倫理道德,他們只能將對彼此的愛放在心間。短篇通過兩次情節逆轉:相愛—封存愛情—痛失摯愛,讓安德斯與巴貝羅的愛情以悲劇結局,讓讀者產生深深的同情的同時,質疑與批判呆板僵化的『英國性』。

四、『否定敘述』

『否定敘述』指敘述者在敘述過程中不斷否定先前提供的信息,從而導致故事具有不穩定性(Richardson, 2001)。《馬茨》中獨特的『否定敘述』主要表征為雙關語、前後矛盾的話語和情節設置的內在不確定性。前兩者通過局部文本細節揭示出來,後者則關涉整體的情節結構。

首先,巴恩斯妙用一語雙關暗示人物的話語與其思想意識不一致或存在矛盾性,在揭示主人公婚姻不幸的同時,使文本呈現出陌生化的效果。例如,妻子常嘲諷安德斯說,瑞典旅行聯合會應該吸納他為『榮譽會員』,可見她對丈夫常常為了減少在家時間而當免費導遊的做法極不滿意。安德斯的妻子格特魯德才華橫溢、充滿藝術細胞,對安德斯從事的樹木事業不感興趣,曾公開稱丈夫很無趣。安德斯與妻子缺少共同話題,在感情上越來越傾向於巴貝羅。妻子覺察到丈夫的變化,囑咐準備出門工作的丈夫代她向巴貝羅問好。表面上看,妻子是向巴貝羅表示友好,實際上卻在暗示她知道安德斯要去與巴貝羅『私會』,警告他要謹言慎行。又如,安德斯飽受病痛折磨,巴貝羅說他瘦了,他答到『他們說我瘦些好』(Barnes, 2004: 41)。此處的『他們』並不是指醫護人員,而是指他的妻子。可見,安德斯不想在巴貝羅面前提及自己的妻子,對他而言妻

子無異於外人。

其次,局部的『否定敘述』體現在敘述者用自由間接引語呈現人物的心理活動,以否定其先前的話語或暗示話語背後的真實含義,強化主人公出現婚外戀的可能性。例如,妻子挖苦安德斯說什麼人都喜歡時,安德斯回答道:『不,親愛的,不是那樣的』(Barnes, 2004: 27)。接著,敘述者揭示出安德斯的真實想法,『他的意思是,比如說,此時此刻他就不喜歡她』(Barnes, 2004: 27)。安德斯上班時在船上遇到巴貝羅並跟她聊天,晚上回到家中妻子就為此喋喋不休,安德斯非常想抱怨妻子對他的職業毫無興趣,想指出她對巴貝羅相貌的評價太苛刻,同時他很好奇是誰告訴妻子他跟巴貝羅說話了,『但他什麼也沒說』(Barnes, 2004: 29)。當妻子讓他代問巴貝羅好時,『他突然想說「萬一我愛上她了怎麼辦?」』但實際『他只說了「要是我見到她的話」』(Barnes, 2004: 29)。從以上例子可見,安德斯的話語與真實想法截然相反,這進一步揭示出安德斯與妻子貌合神離,增加了安德斯愛上巴貝羅的可信度,引發讀者對主人公的同情並做出相應的倫理判斷。與此同時,這種獨特的『否定敘述』方式也外顯了敘述者的幹預行為,揭示出文本的語言『建構性』。

這一點同樣可以從巴貝羅的視角揭示出來。二十三年後,巴貝羅告訴丈夫她想去法倫醫院看安德斯,她丈夫說:『當然』(Barnes, 2004: 39)。此時,敘述者用自由直接引語呈現出她丈夫的真實想法,『他的意思是,你當然想去,謠言一直說你是他的情婦』(Barnes, 2004: 39)。顯然,巴貝羅的丈夫聽到過那些謠言,但不確定屬實與否,此刻他才明白妻子突然性情大變、冷落他這麼多年的原因。實際上他不想讓巴貝羅去見安德斯,但巴貝羅卻誤以為丈夫說的是『你當然要必須去』(Barnes, 2004: 39)。不難看出,同安德斯夫婦一樣,巴貝羅的婚姻也不如人意,夫妻之間缺乏溝通與理解,致使婚姻名存實亡。

再次,『否定敘述』還體現為情節的內在『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一方面導致故事的『不穩定』,另一方面也使文本超越自然敘事規約,呈現出『非自然敘事』反摹仿的特征(尚必武,2015:98)。例如,巴貝羅看出安德斯在跟她說話時局促不安,就安慰他,說她喜歡聽一個男人講他知道的事情。聽聞此言,安德斯不確定巴貝羅是在批評他妻子,在鼓勵他,還是僅在陳述事實。當巴貝羅問是否每個人都認識自己的木材時,安德斯不確定她是在嘲笑自己還是天下所有男人。最具『不確定性』的是安德斯與巴貝羅對彼此的感情。一開始,敘述者並沒表明兩位主人公相愛了,就連主人公自己也不確定。妻子的冷嘲熱諷讓安德斯意識到自己確實愛上了巴貝羅,『這些事她既然能信,那就有可能發生』(Barnes, 2004: 32)。直到最後,敘述者用內心獨白揭示出安德斯的確一直愛著巴貝羅,這麼多年來,他每時每刻都在想她。巴貝羅轉身背對著安德斯,好讓安德斯毫無壓力地說出自己的心裏話,而安德斯卻誤以為巴貝羅大概是對窗外建築物感興趣,便像導遊一樣開始介紹起窗外的景觀來,巴貝羅為此非常生氣。惶恐之下,安德斯意識到自己根本不了解巴貝羅,若他此時表白倒像是要說甜言蜜語來引誘她。於是,他沒有告訴巴貝羅自己一直愛著她,而是討價還價般地說:『我以為,林德瓦爾夫人,以為你愛我』(Barnes, 2004: 43)。這句話刺痛了巴貝羅,她誤以為安德斯是個花花公子,同其他男人一樣虛榮,只是將她視為自己的情人。誤會使兩顆相愛的心永遠分離,巴貝羅憤然離去,安德斯陷入痛苦之中。他希望癌癥的痛苦和人之將死的痛苦『能減輕他失去摯愛之痛,但,看起來好像不能』(Barnes, 2004: 44),很快便心碎而死。

同樣,巴貝羅也是在得知自己懷孕後才確定她確實對安德斯有『感覺』,至於這種『感覺』是否是愛我們無法確定。直到他們最後一次見面,敘述者才通過巴貝羅的內心獨白揭示出她也愛著安德斯。但是,由於安德斯的表現令她非常失望,她否定了自己對安德斯的美好想象,也否定了一直以來自己對安德斯的感情。『這麼多年來,她不過是沈溺在姑娘家的幻想而已』(Barnes, 2004: 43)。心痛的巴貝羅認定安德斯不值得愛,便解下系在手腕上的藍色緞帶,任其掉落在馬車上。這個早已褪色的藍色緞帶正是她第一次邂逅安德斯時所戴帽子的裝飾物,保存了這麼多年足見那是她人生中彌足珍貴的瞬間。丟掉緞帶則意味著巴貝羅決心抹去安德斯在她心中的所有印記。顯然,安德斯和巴貝羅都想要真正的愛情,但在當時,他們的愛情註定

是個悲劇。巴恩斯用馬茨的悲劇故事(發生於 17 世紀)預示安德斯與巴貝羅的愛情(發生於 19 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註定是個悲劇,以此達到批判英國社會的教條與『英國性』的僵化不變的目的。

從上述例子不難看出,『否定敘述』策略使作品呈現出明顯的後現代實驗派小說的自反性和『非自然敘事』的特征。敘述行為的矛盾性或不一致,表現出敘述者對敘述行為的操控,將讀者的注意力轉向文本的語言『建構性』與『虛構性』。而內在的『不確定性』則不僅讓情節跌宕起伏,也激發了讀者探究文本潛藏意義的好奇心,產生一種言有盡而意無窮的敘事效果。

五、結語

綜上,巴恩斯在《馬茨》中繼續大膽的敘事藝術實驗,一面揭示人物的模仿性,一面通過語言解構這種似真性,使文本背離『模仿詩學』,呈現出『非自然敘事』的特征。否定的敘事策略體現出敘述者對敘述行為和事件的操控,直指文本的語言『建構性』與敘述技巧選擇的『人為性』。未出現在話語層的『未敘述』之事是讀者依據審美直覺與道德直覺從碎片化文本信息中洞悉故事發生的社會語境、理解人物思想意識與行為方式的關鍵;敘述『未發生』之事暗示人物無法實現的願望與隱憂,突顯個體意識與社會意識之間的衝突及傳統社會道德對人性的束縛;『否定敘述』揭示內外因合力導致了主人公的愛情悲劇,表明個體迫於社會現實放棄本質意志,做出符合傳統道德的倫理選擇。作者妙用否定敘事美學,以亞敘述層馬茨的悲劇預示主敘述層安德斯-巴貝羅的愛情悲劇,通過相見不如思念的悲劇結局引導讀者體悟時間流逝對人心的影響,思考人物行動背後的社會道德與心理衝突,以此深化主題,揭示英國社會傳統道德觀念的僵化教條和反人性,展現作者對『英國性』的反思及其對人性的哲理性思考與人文主義關懷。統而言之,《馬茨》堪稱實驗文學、人文主義和哲理思考完美結合的典範。

參考文獻

- ① Barnes, J. (2004). The story of Mats Israelson. In *The lemon table*. New York: Vintage, pp. 53-79.
- ② Childs, P. (2011). *Julian Barne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P.
- ③ Childs, P. (2011). Matters of life and death: The short stories of Julian Barnes. In S. Groes & P. Childs (Eds.), *Julian Barnes: Contemporary critic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Continuum, pp. 103-116.
- ④ Guignery, V. (2006). *The fiction of Julian Barn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⑤ Hartung, H. (2015). *Ageing, gender and illness in Anglophone literature: Narrating Age in the Bildungsroman*. London: Routledge.
- ⑥ Holmes, F. M. (2009). *Julian Barne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 ⑦ Oró-Piqueras, M. (2020). The multiple faces of aging into wisdom in Julian Barnes's *The Lemon Table*. *Gerontologist* 60(5), 851-858.
- ⑧ Phelan, J. (1996). *Narrative as rhetoric: Technique, audiences, ethics, ideology*. Columbus, OH: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⑨ Prince, G. (1988). The disnarrated in narrative theory and criticism. *Style* 22(1), 1-8.
- ⑩ Richardson, B. (2001). Denarration in fiction: Erasing the story in Beckett and others. *Narrative* 9(2), 168-175.
- ⑪ Smith, A. (2004). Reflections on this mortal coil. *Scotland on Sunday*, 1-2.
- ⑫ 尚必武:《非自然敘事學》,《外國文學》,2015 年第 2 期,頁 95-111。
- ⑬ 王麗亞:《敘事的三種否定形式及其闡釋意義》,《英語研究》,2022 年春季刊第十四輯,頁 23-34。
- ⑭ 朱利安·巴恩斯(著),郭國良(譯):《檸檬桌子》,南京: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2020 年版。